

師徒攝影藝術家膠片映帝陵 黑白影像捕捉歷史遺痕

文官的拘謹自不必言。較諸秦俑，武官多的是以肥胖為表徵的雍容，少的是像狼一樣只剩筋骨的兇狠。有唐一代和北宋時期中國的個性特徵和樣貌，就這樣通過帝王陵寢前的石刻造像，準確地說，通過這些被記錄下來造像的影像，穿越千年時光，被今人感知和解讀。

日前，一場以「唐宋帝王陵」為主題的楊艦、雷國建師徒二人攝影雙個展，像初冬的暖陽一樣，緩慢了貴陽匆匆的形色。特別的是，這些影像均由作者刻意選擇的「傳統膠片」和「黑白」記錄方式產生。有評論指出，或許正是這「傳統膠片」和「黑白」，恰恰是進入這些石刻造像所蘊含的歷史信息的最為貼切的路徑？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（部分圖片由雷國建提供）

自公元618年至907年，是大唐歷時289年的生命歷程。其開創伊始宏大中失諸細節的簡陋、鼎盛時的雍容而趨精緻、臨終結局的委頓和粗疏，均在大唐十八帝陵這一獨特場域可以體會。

「你必須用膠片來拍攝它」

選擇或愛上拍攝大唐十八帝陵似乎無需特別的理由，理清這些帝陵之間的脈絡也並非難事。包括武則天，唐一朝共有21位皇帝。除晚唐兩帝葬身京城之外，另外19帝均安葬於京城長安即今日西安附近6縣，大約呈弧形一字展開，東西連綿100餘公里，幾乎與渭水漢九陵成平行一線，而與長安帝宮構成扇面與扇墜之意趣。其中，武則天與先皇高宗李治夫妻合葬一處即乾陵，所以雖有19帝而陵寢則只有18處，此即坊間所謂關中十八唐帝陵等說法的由來。

去之前做了功課，所以雷國建了解這些並不難。雷國建是本次雙個展的一半，身份是徒弟。他2017年11月開始走進關中十八唐帝陵。記得是在冬天，第一處拍攝的是崇陵。這是一次興奮而失敗的嘗試。當他興致勃勃地拿出拍回來的照片，卻被師傅一票否決。「不成型，只是一組遊客照，不是作品！」

「你必須學習用膠片來拍攝它！」師傅名叫楊艦，這樣發話。雷國建的反應，是迅速購置了全套傳統膠片拍攝、洗印設備，從零開始，從頭再來。

搶在鐵柵欄圍擋之前

2019年1月，雷國建接到陝西資深帝陵文化研究者楊明的消息，稱為保護帝陵石刻免遭損毀，當地正在實施鐵柵欄圍擋工



楊艦、雷國建師徒向貴陽市美術館捐贈唐陵、宋陵攝影作品各一幅，被該館永久收藏。

作，可能給拍攝帶來不利影響，云云。

把散落各處的石刻構件找回拼成原狀，並用鐵柵欄圍擋，令遊客既可遠觀又免褻玩，其避免進一步損毀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。但對於攝影而言，至少存在很多柵欄遮擋鏡頭無法避開的尷尬，所以雷國建得馬上行動，得趕在鐵柵欄圍擋之前完成拍攝。

雷國建同時注意到一個統計。該統計說，關中十八唐帝陵和河南鞏義的北宋七帝八陵，原有各種石刻1,000餘件，七帝八陵還被譽為世界最大露天石刻博物館，但遺憾的是，因種種原因，這些石刻目前僅存不到一半。

消息就是命令。有了空前的緊迫感，雷國建第一時間買好機票，一頭扎進唐建陵所在的陝西省咸陽市禮泉縣城東北15公里處的建陵村石馬組，找到一戶董姓老人的窯洞住下來。他看到那些石刻周圍已經在平場了，應該很快就會裝上鐵柵欄，所以他的拍攝就變成了不折不扣的「白加黑」即白天夜晚連軸轉模式。早上是董老爺爺夫婦煮的紅米粥，中餐是菜餃饅，南方的小吃不慣，只好買來方便麵和餅乾一類充飢。睡在自己帶去的睡袋裏，很冷，一個多星期沒有洗過澡，拍完的時候，雷國建已經像一個野人了。

從2017年至2020年，1,000多個日夜，雷國建先後往返陝西各地凡十餘次，河南鞏義四五次，每次都在一周至十來天時間，搶拍建陵即是其中的一個細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雷國建雙腳踏訪各處帝陵，不厭其煩，將各處石刻一一拍攝在案。或



開展大合照。

刻意選擇的記錄方式

雷國建師徒，走在三尺大雪的蒲城道上，目標是這裏的睿宗橋陵、玄宗泰陵、憲宗景陵和穆宗光陵。雷國建2015年正式拜同事楊艦為師，彼時師傅已是40餘年「攝齡」的業界老前輩了。選擇在這樣的雪天出行，師傅的考慮是讓徒弟感受到那種時空交疊的厚重感。師徒二人各自背着幾十斤的設備，踩着咔嚓咔嚓的積雪，撲哧撲哧喘着粗氣，好似取經的行者。

「取經」其實更像「重拾」。在師傅看來，膠片，是對時間的尊重。他固執地認為，唯有膠片能夠捕捉那一份千年歲月的沉澱。雪訪蒲城，也就更具踐行傳統膠片捕捉歲月沉澱的隱喻意味。

不僅如此，這對師徒還堅持自己動手，完成洗印全過程。「膠片的不標準、不確定和不可預期使其沖洗的過程更加鄭重其事，也讓結果中難以預料的成分增加。這種意外有時帶來遺憾，有時帶來的是驚喜。因為惴惴不安，這個過程充滿了儀式感。而膠片復古的老派，是那麼講究，清明澄澈，慢條斯理，真實而厚重，也唯有膠片的氣質吻合唐、宋帝王陵」，雖鬢髮飄雪但面容紅潤的師傅感言。



放大鏡 銀鹽粒子的美學力量

「目光是存在的物證，膠片的沖洗就是漫長的重拾」。本次「雙個展」的暖心之舉，莫過於配套舉行的分享講座。講座由貴州省攝影家協會主辦，主講人，是雷國建的師傅楊艦。5日中午，記者看展之前，一進門就聽到了楊艦正在分享的這句話，「採擷來之不易，留住甚至更難」。

楊艦說，膠片攝影從拍攝到沖洗出成品的漫長周期中，除了等待別無他法，而「等待」這個詞，在當今這個快速到隨時產生一無所有幻覺的時代，是多麼詩意！楊艦還提到，今年適逢攝影術誕生一百八十年，舉行膠片攝影「雙個展」，也有紀念法國「攝影之父」達蓋爾之意。

楊艦介紹，膠片是銀鹽粒子

堆積所成影像。

因此膠片攝影的橫切面有一定的厚度，隨着圖像的細節而起伏，不同於數碼像素的扁平，膠片擁有會呼吸的溫度與厚度。就如那些散落天地間的精美石虎、石獅、藩像、石人、仗馬、翼馬、天鹿、獬豸等，雖然被歲月和人為破壞得千瘡百孔，依舊見之如生，震撼心靈。

而觀展者李勇，則更看重本次「雙個展」安靜、乾淨等特質，強調無聲的力量也很強大。他說，兩位攝影師把歷史呈現在我們面前，這種呈現是真實的，無聲的，越看越有意思，很乾淨、很安靜、有一種力量，沒有聲音的力量，能夠將最複雜的用最簡單的方法呈現，這才是最高級的作品。

記者手記

膠片讓記錄和藝術並行

從一萬餘幅黑白照片中，楊艦、雷國建師徒挑選了80幅，用於本次在貴陽美術館二樓的「雙個展」。轉彎上樓，迎面門廳有LED背景牆，用於講座分享。左廳是徒弟雷國建展廳，展出唐建陵、崇陵石刻照片39幅；右廳是師傅楊艦展廳，展出宋永昌陵、永熙陵石刻照片39幅。徒弟雷國建的一幅唐陵和師傅楊艦的一幅宋陵作品，被貴陽美術館永久收藏——這就是本次「雙個展」的全貌。

「外行看熱鬧」。漫步其間，入眼的是那些散落各處的石虎、石獅、藩像、石人、仗馬、翼馬、天鹿、獬豸等等，大多已被歲月和人為破壞得千瘡百孔。或因其與日常生活迥異，或唯其殘缺，總是令人內心一震。被選中展出的唐建陵，為唐肅宗李亨的陵寢。肅宗李亨時雖然盛唐繁華已過，但大唐威儀尚存，國力亦稱雄厚，故其陵寢規模之大和構築之精，均有頗多可圈可點之處，其間各種石刻亦不例外。

在看師傅楊艦右廳的個展之前，最好先了解一下北宋七帝八陵的來歷。北宋七帝八



師傅楊艦在作分享。

陵均在河南鞏義，乃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追封他老爹為帝，並遷墳至鞏義為陵所致。故事一經說破，本也無甚稀奇。所可嘆者，或許是北宋最後兩位皇帝被北方的金人擄去，客死並葬身他鄉，與晚唐兩帝歸宿有幾分相似——這也是北宋時期明明有9位皇帝，卻只有7位葬在鞏義的原因。

「內行看門道」。觀展者彭波說，攝影的記錄性和藝術性是不矛盾的。誠哉斯言。誠如彭波所說：「『雙個展』使我深有感觸，堅守匠心，創新再生，作品既有歷史價值，更有藝術價值」。

雷國建小檔案：

1988年4月生，黔西南州興義人，2013年畢業於貴州師範大學美術學院藝術設計系，資深設計師、攝影師；貴州攝影家協會會員。現供職於貴州日報報刊社貴州日報當代融媒體集團。



2017年，其作品《漫步天壘》獲2017

年度「秘境茅台酒旅仁懷」全國美術暨攝影大賽銅質獎和收藏獎；

2018年，其專題系列作品《沉睡的石頭古寨》榮獲IPA國際攝影獎（「國際攝影界奧斯卡」之稱—露西獎<Lucie Awards>的姊妹獎項）即2018年度中國大獎賽區建築類一等獎；同年，專題系列作品《千年瑰寶宋陵》榮獲2018「美麗中國品質尼康」全國攝影大賽優秀獎、2019年，獲IPA國際攝影獎2019年度中國大獎賽區建築類榮譽獎、2019年入選第28屆奧能利超級攝影巡迴展（奧費）。